

# 楓城書訊

中山女高圖書館 | 中山女青 | 2025.4

## 《樹影與城市之歌》

「認識一座城市的文化，看古蹟；認識城市的靈魂，要看樹。」

「樹是天地的縮影。樹總是仰望日月星辰，風雨無阻，矢志不渝。若人也是這樣直視真理、無所罣礙，生命是否也會因此茁壯，屹立不搖？」

「旅行中的遊子會如何欣喜地聽見這個城市的靈魂之歌？」

——伊絲塔《樹之歌》

一座城市的歷史，或許藏在巷弄深處的牌樓，或許刻在百年老樹的年輪裡。人們說，要認識一座城市的文化，看古蹟；要尋找它的靈魂，看樹。樹木紮根於土地，卻仰望日月星辰，風雨無阻，矢志不渝。

當遊子步入陌生街道，當旅人駐足樹下，是否能聽見這座城市的靈魂之歌？你可曾在刻滿歲月痕跡的磚牆間，感受過一段吟唱故鄉的旋律？時代變遷，城市不斷新陳代謝，古老的建築被推倒重建，大樹被移植，熟悉的街景逐漸消逝。

然而，當我們回望，那些承載記憶的土地、鋼筋水泥的冷峻與樹影搖曳的碎光交錯之間，這座城市，究竟該如何定義自己？

## ★音樂/書籍/影視作品分享

### 《花開忘憂》 文/一智 林昀蓁

由周深演唱的〈花開忘憂〉一字一句彷彿一幅畫，勾勒出一個時光交錯、情感深沉的世界。它在描寫一段平凡而動人的生活中，暗藏著對城市變遷、時光流

轉的細膩思考。透過第一句歌詞「巷子口，買了花」引領我們穿越那些喧囂的城市街道，回到一個樸實又溫暖的時代。

城市的發展如同一場無聲的潮汐，浪潮來襲，帶走了舊時的風貌，卻也孕育出新的生命。歌詞中的「穿過沿街紅牆青瓦」，無疑勾勒出了曾經熱鬧繁華的街巷，這些紅牆青瓦象徵著屬於一個年代專屬的記憶，或許依舊在老街上留下斑駁的痕跡，或許早已被現代化的高樓取代。然而，這些改變並不總是帶來失落，正如歌詞中所言，城市的變遷能讓我們重新找到回憶的脈絡，無論外在如何變化，內心那份「時光燉香」的溫暖依舊在。

歌詞中的「夕陽慢慢親吻著我的白髮」，表現的是一種柔和而不張揚的老去。隨著時光的流轉，人也逐漸從青春的熱血轉為蒼老的容顏，然而，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，我們學會了如何珍惜每一個簡單的瞬間，回望過去，擁抱當下。這正是時間賦予我們的智慧：在城市更迭中，我們學會了放慢步伐，去感受那份隱匿在塵世繁華之中的安靜與溫暖。



歌詞中的「把時光都燉香，而你只是笑不說話」，這句話傳遞了生活中最深刻的情感連結。時間在變，但情感的沉澱卻不會因外界的改變而消失。無論城市如何發展，我們心中的那份溫柔與記憶，依然像那碗熱湯，濃烈而溫暖，讓人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，找到片刻的安寧。這種情感的凝聚，正是城市發展中最為寶貴的元素，它讓每一個在城市中生活的人，

都能在這片變遷的土地上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。

歌詞中的「庭院深深，秋葉飄落」，勾畫了一個隱喻——庭院與秋葉的象徵意味。這不僅是自然的景象，也是對生命無常與季節更迭的深刻隱喻。在城市中，我們或許無法逃避時間的洪流與無情的變遷，但正如那飄落的秋葉，我們終究會回歸最真實的自己，尋回那份純粹的情感。歌詞裡的「采青梅用來釀酒」象徵著對過往的珍藏，甚至是在現代化的城市中，依然有人執著於保存那些古老的習俗與回憶，它們成為一種對過去時光的致敬。

歌詞中的「反正也很難上鎖這歲月如小偷」，這句話如同一記溫柔的提醒：「即使我們無法完全把握時間的流動，卻也能在心中把它珍藏，將那些簡單的記憶牢牢握住。」當記憶被偷走了，我們依然可以在彼此的微笑中尋找那份熟悉與



親切，而歌詞中的「花的名字叫忘憂草」，則成為一個詩意的象徵，它提醒我們，即使城市如何變遷，生活如何翻轉，總有一些東西不會改變，那就是我們心中最真摯的愛與情感。

〈花開忘憂〉不僅是一首歌，它更像是一場關於時間與變遷的哲學對話。通過歌詞中深刻的象徵與詩意的語言，我們看到一個人在城市的變遷中如何面對時間的流逝、如何尋回丟失的記憶，並且學會如何在這個無情變化的世界中保持一份內心的平靜。正如歌詞所述，「別走遠了，一起回家」，無論身處何地，時間如何推移，總有一個地方、一段情感，能讓我們最終歸屬，回到那份最真實的自我。

## 《Old Pine》 文/二智 胡宥棋

Ben Howard 的〈Old Pine〉以輕柔而流動的木吉他開場，沒有多餘的裝飾，就像老松樹下的一場沉思。音樂不疾不徐，像時間一樣緩慢而堅定地向前，帶著一種深深的靜謐感。當歌進入時，就像是日光穿過樹梢，帶著溫度，當遊子步入陌生街道，當旅人駐足樹下，那不是嘈雜的車聲，不是市井的喧囂，而是藏在歲月深處、如老樹一般靜默而堅定的旋律。是一首屬於這樣時光與土地的歌。

歌詞中唱著：

*"We stood, steady as the stars in the woods, so happy-hearted..."*

這句話讓人想起那些曾經走過的街角，那棵總是佇立在巷口的大樹，那些與朋友肩並肩、笑著看天光變色的時光。那不是一種具體的風景，而是一種存在於心中、彷彿永恆不變的「家」的感覺。那句話裡的「steady」不是強烈的宣言，而是從容的低語。像是走了很遠的旅人，終於停下來，輕輕回頭望向記憶深處的那片林間。

一座城市的靈魂究竟藏在哪裡？Ben Howard 可能也想探索這個問題。不是在華麗的摩天大樓，也不是新潮的咖啡館，而是在那些被歲月刻劃出痕跡的磚牆與老屋之間，是在斑駁牆面與老樹搖曳的光影中。就如歌詞所寫：

*"Call me when you hear me*

*I'll come to you*

*And we'll be steady in the old pine."*

那棵「Old Pine」，不只是樹，更像是一個承載記憶的象徵，是城市中那個不曾改變的角落，讓人即使漂泊多年，依然知道如何回去。

然而，時代不會為誰停下腳步。城市日新月異，老樹被砍、建築被拆，記憶中的風景一點一滴消逝。正如你所寫：「時代變遷，城市不斷新陳代謝，古老的建築被推倒重建，大樹被移植，熟悉的街景逐漸消逝。」我們所熟知的那座城市，還是原來的樣子嗎？〈Old Pine〉不提供答案，它只是在那個微光搖曳的午後，



讓你暫時放下腳步，閉上眼睛，回到你記憶中的那片樹下。這是一首關於尋根、懷念與在變動中尋找恆定之所的歌。

或許，一座城市的靈魂，不是藏在某棵真的老松下，而是藏在我們每一個願意回望、願意記得的心中。

## 《光陰的故事》 文/二樂 黃羽歆

「流水他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一個人，

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……」

微風從老胡同走過，掀起一頁名為青春的舊冊，回憶便隨之躍動。〈光陰的故事〉是一場溫柔的時光倒敘，它拾起 1960 至 1990 年代的街頭巷尾和家常軼事，將打碎的夕陽拼湊成一片染紅的門板，一排排並列的眷舍便是鏡頭聚焦處——「自強一村」，娓娓道出國民政府遷臺後本省人與外省人交織而成的眷村文化。



麻花叔在逃難時與妻兒失散，靠著四處賣「天津大麻花」尋找妻兒的下落。他喜歡在孩子們背誦詩詞後獎勵一根麻花捲，午後雙輪推車在泥地上留下的印子和他一樣溫柔。轉眼間，剛建成的眷舍、剛油漆的木門，已染上了歲月的灰，歸港的船隻成為一片金燦燦沙灘的囁語。大多數人在這生根，蔓延的青苔蒙上初來時的歸心，遠渡重洋的那張相片紙也藏在櫥櫃深處。這是不壞的故事結局，眷村裡的小家庭和諧美滿，惟有一句「落葉不歸根」泛著酸。好在童年的故事沒那麼複雜，不過是磕磕絆絆爬上一處小山坡地，或者散落在小巷裡的彩色玻璃珠。但當窗外的綠樹在夏日肆意瘋長，青春中的暗戀便如同酸澀

的檸檬冰棒。

孫一美和陶復邦從小一起長大，午後一場棒球賽成了她單戀的開端。後來村里搬來張叔叔一家人，身穿洋裝、手拿紅蘋果的汪茜茜第一次出現在孫一美面前，像她玩的紙娃娃一樣漂亮，陶復邦也不免為聰明伶俐又性格颯爽的女孩著迷。眷村裡的小夥伴們繞著村口老楊樹嬉戲，隨蟬鳴繞走一個又一個炎炎夏日，面對早已建立起友誼與兼具情敵身分的汪茜茜，孫一美說：「祝福也是一種愛。」

在這樣的小縣城裡，老樹和枯葉細數它的光陰，眷村裡的孩子在除夕鞭炮聲中喚來快快長大的願望。可當他們面向更大的城市；當華燈初上，霓虹繞樑，還是會懷念漫天繁星下的絮絮細語。而這光陰的故事大概是：等下一次無意間哼唱起黃梅戲，便憶起村口大爺身著汗衫手裡輕揮蒲扇，轉頭看向走過無數次的幽幽小徑，一片笑語正濃。

「流水他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我們，

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……。」

## ★時事評論

### 《共生——行道樹與人類，翩翩起舞》 文/一博 李侑芳

「城中樹，命不由己。」

2024 年 9 月，為進行人行道整建工程，位於臺中市崇德路、進化北路路口的九棵行道樹被政府以樹根外露、樹勢外斜、有安全疑慮為由，被施工單位接連拔除。工程結束約一個月，臺中護樹團體和當地居民舉辦「行道樹告別式」，手舉九棵行道樹的生前遺照及抗議文宣，將施工封鎖線系上白色絲帶，泣訴台中市政府黑箱操作，並要求公開相關資訊與專家評估證明。

對此，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回應，移除作業皆為專家鑑定之結果，在移除前

均張貼公告，通知當地民眾。建設局表示，移除的行道樹皆為有公安疑慮的歪斜大樹，已有傾倒的危險。為保障臺中市居民與附近商家安全，依規委託施工單位拔除。並在工程結束後，配合植栽帶位置，補植不易浮根的樹木。而建設局也在告別式過後，對於崇德路的後續工程改為不砍除路樹，以矮降的方式，對有疑慮的樹木進行修剪。

但樹醫生詹鳳春卻認為，這種截頭式的改善方法反而會帶給樹木更大的傷害和風險，使樹木更加虛弱。樹木的枝幹可能會從遭截斷的地方開始腐爛，再而蔓延至近根部位置，遇到颱風等天然災害時便可能直接倒塌。而崇德路上的九棵大樹會有生長不良、歪斜、樹冠集中、盤根或浮根的情況發生，也是因為政府的不當修剪所致，造成無數惡性循環。

大地新環境關懷協會執行長徐婉玲認為，舉辦告別式除了紀念這些遭拔除的大樹，也是藉此要求政府公開移除依據資料、行道樹處置的相關資訊，並建立公民參與機制。民間團體接著表示，在進行人行道改善工程時，應先進行公共工程委員會的生態環境檢核，並且修訂相關法律。臺中市立委羅廷瑋呼籲應訂定道路綠化標準，在預算審查上納入景觀審查專業委員，以達到優化環境和行道樹維護。

「雖然我每天都要掃樹葉，但我甘之如飴，因為那是樹給我的東西，而我只是回饋他而已。」來自台中市的一位魏姓市民。一座城市只剩下無數冰冷的高樓大廈，這是我們樂見的嗎？一片土地上有了樹，便有了水、有了土、有了家。生活於二十一世紀的我們，對於「環境共生」，是否應有更多的關心與實踐？

## 《巴黎聖母院之重建》 文/一愛 江少華

2019年4月15日18時50分，法國巴黎聖母院，星星之火憑空發酵，火舌自閣樓竄出，而後漸漸蔓延至塔尖、塔頂，吞噬木質結構直至尖塔坍塌，畫面令巴黎市民為之流淚。經過15小時的滅火作業，火勢終於平息，所幸除一位消防人員，無人傷亡，且建築物石製主結構得以倖免於難。

「雖然戰鬥沒有完全獲勝，但是避免了最糟糕的情況。」法國總統馬克宏晚

間在聖母院發表了莊重的演說，發誓將在5年內重建大教堂。

祝融肆虐後，各地善款紛紛湧入——總額超過8.4億歐元，法國政府隨即展開修復工程。

修復過程耗費5年多，重建過程結合了傳統工藝與現代技術，來自全球的數百名專家——包括石匠、木匠與彩繪玻璃修復師日以繼夜地努力，力求恢復聖母院昔日的風光。

倒塌的尖塔以新哥德式風重建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尖塔與屋頂使用的橡木梁，特別從國家森林中選出1000多棵樹齡兩百年以上的橡樹，且自然風乾達18個月以上。

木作工藝與素材選擇當然也有所講究。木作工藝部分，為忠於歷史，重建團隊使用古法木工技巧如榫卯，純手工打造木構架。修復用的石灰石與原建材相同，甚至開採自與興建時同樣的礦場。

關於花窗翻新則曾經產生不小的爭議，起因是總統馬克宏希望21世紀的風格能「在這座大教堂的設計中有一席之地」，因而贊同由人民票選新花窗樣式的想法。然而，政府預計翻新的玻璃花窗並未受火災波及。

這批作品是19世紀著名的法國文化遺產修復建築師尤金·維奧萊·勒·杜克所設計的，他的作品包括聖母院以及其他法國知名中世紀古蹟。馬克宏的想法因此引起群眾反彈，請願書指出，維奧萊·勒·杜克的玻璃花窗和聖母院的建築是「融為一體的創作」。

請願活動是由法國《藝術論壇報》創辦人迪迪埃·萊克納所發起。他指出，與其移除未受損的南側玻璃花窗，為受災嚴重的大教堂北側訂製新的玻璃花窗是更合理的決定。最終，總統馬克宏於2020年拍板，依循維奧萊·勒·杜克的設計圖重建。

新尖塔頂部裝有嶄新的公雞風向儀，內藏聖物，包括原有的大教堂荊棘王冠上的一根刺，以及一張寫有2000名復修工作人員名字的羊皮紙。

市政府對於聖母院的規劃，不僅止於內部修復，連同聖母院外部的周邊環境，也有所計畫——巴黎官方於日前公布，將斥資5500萬歐元，把聖母院的周圍地帶改造為城市綠洲，綠化工程預計將於2025年秋季正式啟動。

截至目前，捐款尚餘 1.4 億歐元，將用於 2025 年第三階段的整修工作。

2024 年 12 月 7 日，法國巴黎聖母院宣布重新開放，第一次彌撒於 12 月 8 日上午舉行，12 月 8 日至 15 日舉行了八天的慶祝活動。今後將繼續保持免費參觀的傳統。

## 《燈會不僅照亮了城市的夜空》 文/二敬 司徒巧嫻

2025 年的臺灣燈會在桃園舉辦，創下了超過兩千萬參觀人次的紀錄。這不只是個熱鬧的活動，更讓我開始思考，城市要怎麼在發展與文化之間取得平衡。當大家忙著拍主燈、追寶可夢、排美食時，有沒有人注意到，燈會背後其實也是一種「保存城市記憶」的方式？

這次燈會主題是「光之遊樂園」，不只融合傳統花燈，還加入了科技光雕、互動裝置，甚至結合桃園在地特色和棒球文化。雖然很多人說這種高科技燈會看起來有點像在辦演唱會，但我反而覺得，它是一種新的詮釋方式。畢竟現在年輕人哪還會專程去看傳統燈籠？但如果透過這樣的活動，不僅藉由受歡迎的動漫 ip 吸引一部分年輕人，同時也能讓年輕人參觀到傳統的燈籠，讓大家重新認識城市的樣貌，何嘗不是一件好事？

不過，熱鬧過後我也在想，城市的靈魂真的能靠一場燈會撐起來嗎？像這次的燈區設在高鐵桃園站附近，周邊有大片空地與新穎建築，看起來很現代、很整齊，但卻少了一種「記憶的重量」。相對而言，老城區、巷弄裡的廟宇或百年老樹，反而更像是城市真正的根。燈會的短暫燦爛能吸引觀光人潮，卻也提醒我們——文化如果沒有延續，只靠每年一次的活動是撐不久的。

而當我想到這點，又聯想到最近幾年常看到的新聞：老樹被砍、老宅被拆、社區逐漸變成千篇一律的大樓。我們的城市，一直在更新，卻好像也慢慢失去了個性與它的根。這次的燈會做得很成功，大家都在稱讚桃園變得更有國際感，但我更希望，在發展的同時，城市曾經的模樣也能被記得。

城市的靈魂有時藏在一棵樹、一道磚牆、一片花園中。我們可以辦燈會、創新活動，但別忘了，也該為那些無聲的記憶留下一些空間。這樣的城市，才會真正有溫度。

## ★純文學創作

### 《樹語城歌》 文/一孝 陳好宣

一個陌生、忙碌的城市，在樹的見證下，悄悄開出奇蹟的花朵。

這是一棵見證無數晨昏的大樹，站在車站旁，看盡人來人往，默默記下每個駐足的身影。

#### 早晨的樹

它看過上班族的哈欠和學生的困倦，也看過拄拐杖的老人緩緩走過和戀戀不捨的戀人。

朝陽映在大樹身上，光芒穿透枝桠，在地面灑下點點星光。

又是忙碌的一天。

公車上擠滿了上班、上學的人，在繁忙的道路上顛簸前行。車廂裡，男孩抱著書包，隨著車子搖晃沉沉入睡。

「下一站，XX 站！」

以往他總迅速背起書包，走到車門前按鈴下車。但那天，卻毫無動靜。

「這孩子睡過頭了吧？」車上老熟客心裡嘀咕著，但環顧周圍一圈後，又低下頭，繼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，始終沒有人叫醒他。

「咚咚！」車內廣播傳來司機的聲音，車子穩穩地停在公車站前。

「這站是不是有男同學要下車？」

男孩猛然驚醒，拎起書包，匆匆刷卡下車，消失在轉角處。

#### 黃昏的樹

夕陽斜照，橘紅色光線透過樹梢，在人行道上印下搖曳的影子。

放學鐘聲響起，學生湧出校門，車水馬龍的街頭再次熱鬧起來。

公車上依舊擠滿人。

那一站，奶奶帶著女孩上了車。車內已經被擠得水洩不通，女孩乖巧地站在門邊，抓著側邊的桿子，小小的身體搖搖晃晃的。

奶奶對女孩道：「妳別站那麼前面，開門會撞到妳！」邊說邊將女孩往回拉，自己則穩穩地站到女孩的位子去。

女孩抬頭看著奶奶，嘟了嘟嘴，擔心地說：「那奶奶也會危險。」

奶奶笑了笑，摸摸女孩的頭：「沒事，奶奶不怕，我保護妳！」

公車繼續行駛，車外城市依然忙碌，卻在夕陽餘暉中展現出一份暖意。

樹影搖曳，見證一切的變遷與不變。每個匆忙身影、每個溫馨互動，都像這座城市中悄然綻放的花朵，帶著屬於它的奇蹟與故事。

當公車駛向下一站，所有人各自奔向目的地，但在這瞬間，彼此目光交會，短暫卻深刻的連結讓每個疲憊的身影都擁有了片刻溫暖。樹依舊靜立，見過這座城市裡的溫情，也見過遺忘。即便如此，它依然在四季更迭間開出花來，靜待那些願意抬頭的人，靜靜守護城市中每個故事的開始與結束。

### 《樹屋巷》 文/一信 張恩琳

偶爾跟著學校課程走過都更老城區。那是平常沒人想走進去的地方，幽閉、陰暗，帶有些許詭異的色彩。樹根纏繞吞噬近乎無人的低矮房屋，像迷宮似的街道、寬窄不一的巷弄有如照鏡子般，每一面都長得差不多。但仔細瞧又不盡相同，每條巷子都靜謐地沉睡著，伴隨一片綠樹、樹影，還有每面斑駁的磚牆及其縫隙的小花，從這感受到生命在那兒有多努力多倔強，每棵樹都頑強地生長，伸長軀幹抓穩了地基，攀附在每片凋零的牆上。

整個都更區布滿一幢幢廢棄的日式宿舍，那些樹木陪伴他們生長於每個世代，從輝煌的過去至每個被遺忘的未來，或許沒了人類的氣息對他們而言更加自在，活得像城市裡的綠洲，自然與人文共存的淨土。歇息，感受從粗壯的樹幹，堅硬的枝條，繁盛的綠葉，從整棵樹流露出的氣息，與空氣混合出特殊的

氣味，承載多少如夢似的絢爛、歷史蒼涼的軌跡。漂浮於其上的美好願景，與過時的標語、每個掉漆的塗鴉，以及破碎的屋瓦殘骸，一同埋藏於幽深的巷弄。

起初規劃者賦予它一項重大使命，期許其成為歷史與現代的交織共融，樹木於其中成為與傳統對話的橋樑，奔赴於每一人與這片土地的故事中。時至今日，毀壞的牆垣鐵皮猶在，似乎仍是被遺忘的區域，或許也沒人關注它的存在。我駐足停留片刻，重興土木建設也罷，隨它恣意生長也罷，那雄壯厚實的膀臂、這群偌大的樹木，卻將永遠停留於此，於每個故人或遊子的內心。他們是這座城市的靈魂，是樹影陽光與廢墟的珍貴產物。

依稀間，我彷彿聽見了一首低沉的歌。

### 《不死之城》 文/二智 陳宣如

這本該是座不死的城。

奉命歷經數十年探險，我終於手捧傳說中能長生不老的靈藥，風塵僕僕地回到家鄉。

然而——我太遲了。

踏入城門那剎，有什麼險些將我絆倒。低頭查看，卻見一具孩子的枯骨橫在我破爛的靴子前，雙手摀著曾是腹部之處，手骨之下虛掩一小塊金子，恰似一個荒謬的玩笑。抬眼望去，城中盡是服食金玉而死的屍骨，跋涉千里不曾動搖的雙腿此時抖如篩糠，我不願相信眼前景象，顫著手翻遍全城每個角落，任何能容納嬰兒身軀的特角旮旯都未被我放過。從白日找到黃昏，直到我的嗓子喊出了血，直到我的雙腿再也無法支撐……

沒有生者。

癱坐夕照之中，血紅浸滿我的雙手，罪惡感攪住心臟。不，不該是這樣的。若我能早些回來，人們便不至於因錯信永生之術而死，這裡便不至於成為一座空城……遲來的英雄便是罪人，我應當贖罪。

在生時我未曾替他們盡心盡力，死後便由我來守著吧。

罪……該這樣贖才是。

拔開瓶塞，我將靈藥一飲而盡。

而後我親手安葬每一位因我而死的人，只在城中行動，永世守著這座城。明月圓缺了無數次，身軀在靈藥作用下逐漸變得透明，世界慢慢將我遺忘，而我仍一步也未曾踏出城門。

也許數千年——我早已遺忘自己在這裡待了多久。那些破舊的屋舍接連倒塌，無名的墓碑受風雨侵蝕。我本以為自己將永遠獨守這座空城，怎料千年後竟有人尋得此地，在廢墟上建成房屋，在城外開闢田地，就這麼在此定居。我見他們在城中安家立業，見他們繁衍子嗣，見他們將屋舍拆除又重建，一次又一次……而這一晃竟又是數千年。此地早已不見當年模樣，曾是矮小茅屋之處高樓矗立，街道人來人往，熱鬧繁榮。時間賦這座空城勃勃生機，人們誕生又死去，一代一代生生不息；屋舍一次次重建翻新，曾經死氣沉沉的廢墟如今極富生命力。

我在城中不可尋之處靜靜旁觀一切，心中先是錯愕，再是驚詫，最後只覺驚喜。當時我本不願外來者入城，可誰知他們竟讓空城重獲生機。人們在此扎根，代代相傳，永世不滅。

時間沖洗萬物，當時悲慟淡去，胸中愧疚不再灼燒。不遠處稚童嬉鬧聲迴盪耳畔，似有暖意在我心中流淌。

英雄以歲月贖罪，而這座城早已將他寬恕。

這本該是座不死的城。

## 《歲月街》 文/二群 趙葳妮

星海橫流，歲月成碑。

斑駁的光影在腳下是一深一淺的，為我的身上添上了些許的懷念。手指滑過

紅磚牆，在指尖留下細細的粉末。

參天的樹在身前綠著；而啁啾似乎不存在於那在仲夏瘋長，高聳入雲的枝桠上。

嘈雜的忙碌充斥著現代社會，呼嘯的喇叭聲填充了這座城市的血管，水腫了，膨脹了。

異常的割裂感使我困惑。

繼續遊蕩在無人的街道上，一隻路過的野貓橘得不像話，倒像畫。牠看了我一眼，便悠悠朝著街角走去。

跟著牠，繞過長著一簇白色小花的草叢，橘貓不見蹤影，只有地上的一灘水，盛著烈日的橙黃。

面前是一座橋。

風從身後輕輕推著我，讓我踏上青石台階。

條地，是海市蜃樓嗎，我看見了青紗裙搖曳，與另一件桃紅在橋上，兩人面朝湖，爭執不休。

我望入池底，魚兒歡快地游著，希望幽深的藍能引人窺探命運。

灌木叢，在橋的另一端。

撥開……

斷垣殘壁？

木製梁柱傾倒，水泥做的替代品在一旁安靜立著。

塵埃飛揚，在肆意地笑著。

機械手臂震耳欲聾。

我輕輕跨過倒地的建物，手在眼前揮了揮，煙塵之後是什麼。

亮藍色的反光讓我有一瞬睜不開眼。

訝異了一下，白色的遮陽傘下，青一粉的身影。背著光，看不清面容，僅知曉手中的飲品已無熱氣，卻仍舊滿滿一杯。

我眯起眼，看著遠方的兩人。

異常的割裂感使我困惑，卻又莫名地和諧。

冰涼。

滴答滴。

是水。

我睜開眼，雨點落在我臉上。

藍藍的，混著天空的味道，潮濕的。

踩著水而過的摩托車是生活的寫照。回望剛走過的街道，大紅的燈籠高高掛起，些許的人氣從中出現。